

哲学争鸣与反思

黄春生 施为民 刘歌德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哲学争鸣与反思

黄春生 施为民 主编
刘歌德

中山大学出版社

哲学争鸣与反思

黄春生 施为民 刘歌德 主编

责任编辑：吴 茗 封面设计：方 雷
责任技编：姚明基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万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登记证号(粤)第11号

ISBN7-306-00572-3

B·30 定价：3.30元

序

刘 嵘

中国建设和中国革命一样，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提供中国革命或中国建设走什么道路的现成结论，但却是认识中国革命或中国建设的规律，走什么道路所必不可缺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在实践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哲学来看，就是因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硕果。对此，邓小平在讲到中国建设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7）

哲学，是属于“更高地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但“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要“通过头脑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并且有时在“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可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而不自觉。我们知道，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确是有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有的学者曾撰文说：十年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笔者也曾撰文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正在向哲学繁荣的大道迈进”。但是198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有的学者说：当今是“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有的则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影响所及，一股“全盘否定”的思潮，在哲学领域中也有所反映。西方现代哲学乘虚而入，成为时髦的新潮；各种各样的“代替论”也就产生了。

本来，在开放的世界，在开放的社会中，不同哲学派别和观点的对立和斗争，不足为奇。问题在于一个时期内，不分观点是非，谁批判马克思主义某一哲学观点，谁就是“思想解放”；谁维护马克思主义某一哲学观点，谁就是“思想僵化”。这种思维方式是十分有害的。近一、二年来，有的学者对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观点进行反批评，就有人说：又来“大批判”了。其实，所谓“大批判”是指在“左”的指导方针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某些正确的观点进行批判；而批判的方式，则不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而且采取运动的形式，搞围攻，压而服之。这样的“大批判”理所当然要反对。但是，不能走向另一片面性，连一切正当的批判，都要否定了；连马克思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这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也要否定了。显然，这种论点是不对的。

现在，高兴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师黄春生、施为民、刘歌德主编的《哲学争鸣与反思》。他们除了自己

执笔外，还约请叶汝贤等5位同志，撰写评析文章，对十个较有影响的错误观点进行评论，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原则性。从论文来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就哲学观点本身进行评析，摆事实，讲道理，采取争鸣的民主讨论方式。二是，观点鲜明，既明确地指出错误所在，又具体分析和肯定、吸收其中合理的积极的东西。三是，对错误的理论观点还作了历史上的考察，有利于分清是非，正本清源，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捧读之后，受益不浅。因此，乐于应约作此序言。当然，理论的是非曲直，评析是否得当，最终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因此，作者都表示欢迎批评，通过争鸣，取得共识。

1992年2月10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序	刘 嵘 (1)
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超脱”论哲学思潮评析	(1)
二、评“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背离”论	(16)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评哲学基本问题“过时论”和“超越论”	(39)
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物质一元本体论	
——评“实践本体论”	(56)
五、评萨特的“人就是自由”与“自由选择”	(76)
六、对认识主体体和客观性的思考	(91)
七、“多元论”的实质和危害	(109)
八、系统论不能代替辩证法	(126)
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144)
十、“趋同论”的当代背景与反思	
——对一种歪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关系理论的述评	(164)
后记	(182)

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超脱”论哲学思潮评析

70年代末以来，国际阶级斗争风云急剧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形势日益发展，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围绕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国内外流行那么一种议论，认为哲学应该“超脱”政治，转向纯理论研究，否则，如果服从政治，就没有发展前途，甚至会“跟着政治犯错误”。我们不妨称之为“超脱”论哲学思潮。

（一）“超脱”论思潮的表现及其实质

“超脱”论思潮是国际性的，思潮的源头、旋涡在东欧国家，同时也殃及我国哲学界。无论“超脱”论者的口号、做法有什么差异，他们的主要表现及实质都基本相同，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

首先，“超脱”论企图使哲学理论的内容“超脱”阶级性。“超脱”论者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与阶级性统一的特点，千方百计要重新“发明”、炮制一种不带任何阶级的政治倾向的“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阐述整体世界，全面阐述事物的性质，为了整个世界，服务于整个世界。“超脱”论者认为，从前的哲学，包括马克

思主义哲学，只是“局部哲学”，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和解决全人类生存、和谐和协作问题，不具普遍性，不能真正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整体世界的工具；希望全寄托于“世界哲学”。

其次，“超脱”论企图使哲学研究和教学“超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生活、政治实践，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超脱”论者割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只推崇纯方法论研究与介绍，认为哲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内行的方法论专家”；哲学“不要为时代作辩护”，“要克服许多教员只是对党的决议作注释而不是研究现实和提出新问题的倾向”；哲学同生活联系的主要形式是为大学生的专业提供方法。

最后，“超脱”论企图使哲学体系自然科学化即“计算机化”、“数学化”，或通过“人的综合研究”，建立“新人道主义”哲学体系，并认定这是“哲学改革的意义及使命”所在。

在我国，“超脱”论哲学思潮有它的发生过程、特点和主要根源。

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①为了吸取“领导不力”、“反对不力”的教训，我们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的同时，很有必要认真研究社会思潮、尤其是“超脱”论思潮的产生、特点、规律性，以及对策，学会驾驭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可谓社会群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8页。

体中盛行的思想潮流。“超脱”论哲学思潮，与其他各类思潮有其共同点，不仅具有思想观念的共通性、动态性，而且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它是较大的社会群体哲学界中某些人流行的思潮。“超脱”论思潮是一种消极、落后的而不是积极、进步的社会思潮。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发生和演变，都有其规律性；“超脱”论思潮也是如此。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①1986、1987两年，哲学理论界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广泛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确定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这段时间，“超脱”论冷却下来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之前，社会上流行的自由化言论，其要害就是要摆脱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六四风波”后，全党全国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揭露、批判了那些挂着“党内理论专家”招牌而大肆贩卖自由化私货的人的丑行。这时，哲学界有的人消极起来，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践缺乏兴趣。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评析这股思潮。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7—28页。

“超脱”论哲学思潮两次冒头，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和政治根源。

首先，“超脱”论思潮的思想认识根源，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其一，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危害所产生的一种反感心态，或曰“心有余悸”的后遗症。过去，林彪、“四人帮”采取断章取义手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摘取只言片语，论证“左”的东西的“正确性”；同时，把哲学观点与之不同的学人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岁月虽去，惊魂未定，引发“超脱”论。

其二，对以往理论宣传上的失误所产生的一种曲解或误解。过去，许多哲学理论工作者怀着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结合党的路线和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文章、做演说。可是，党的政策有时会有失误和纠正，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有的人误解为“跟着政治会犯错误”，为求无过，“超脱”政治。

其次，受国内、外反动思潮影响，是“超脱”论思潮的政治根源。

社会思潮的演变，有一个“会潮”规律：一般来说，同性（质）思潮相合（共鸣），异性（质）思潮相斥（争鸣）。长期以来，国际反动势力阴谋策划“和平演变”。国内，虽然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与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相呼应，一方面自吹为“哲学的主人”，另一方面又断定，在他们不断窜入的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出是历史的必然”。“超脱”论自发地或自觉地充当

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伴奏曲。

社会思潮的产生、演变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其间必有其内在规律性；我们在社会思潮规律面前不应惊惶失措，软弱无能，而应积极主动地去认识其规律性，掌握驾驭社会思潮的主动权。

“超脱”论哲学思潮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超脱”论思潮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任其泛滥，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二）思想史上的哲学与政治

唯物史观认为，哲学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依赖于、服务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性质、特点，规定或制约着哲学和政治的性质、特点；在上层建筑体系中，政治是核心，起着支配、决定的作用；哲学以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除了受制于、服务于经济基础之外，还受制于、服务于政治。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公理。思想史上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系统化、理论化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此后，哲学总是同阶级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相联系，同阶级的利益、地位和政治斗争相联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和哲学上也要占统治地位。不仅哲学理论的内容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和

要求，统治阶级总是利用某种哲学，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思想工具；而且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利用一种哲学，作为争取政治解放的武器。设想脱离阶级政治制约的哲学，或设想脱离哲学作用的阶级政治，都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古代哲学“超脱”政治了吗？没有。殷周奴隶制社会宣扬的“天”、“礼”、“孝”，就是当时的政治伦理哲学。孔子儒学的政治色彩更是众所周知；孔子当过“司寇”，

“吾从周”一语，道出了孔子一生的政治态度。春秋战国，众人常说“百家争鸣”，如果从政治倾向分析，实际上主要是两家争论：“一家要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度，一家则要维护封建的财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巩固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①墨子的“尚贤者，政之本也”反映了自由平民的政治呼声。慎到的“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是为封建阶级立法和等级制度辩护的。而庄子消极厌世的人生哲学，充分流露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心态。宋明理学，则是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美化自我、欺骗百姓、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

古罗马神学哲学“超脱”政治了吗？也没有。在没落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对峙的岁月里，古罗马主教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自称握有“天国”钥匙的古罗马主教，拚命要求教权高于皇权，力拒封建制。

欧洲中世纪盛行经院哲学。也许经院哲学是“超脱”政治的典型了吧？非也。经院哲学的实质是基督神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查理曼跑出来“改造”基督教，推崇政教合一，高喊教权为政权服务的口号。教会被赋予极大权力。公元796年，查理曼写信给当时的教皇利奥三世，信中说，“我

①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48—49页。

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来支持我的武力。”政教相护，昭然若揭。宗教哲学以封建政治为后盾；封建政治以宗教哲学为精神支柱。经院哲学统治西欧几百年，就是宗教哲学与封建政治联姻的几百年。

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显然，它反映出由封建制向资本制社会转变时期的特殊联系。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都是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反映了哲学家们两面性的阶级立场和态度，反映了封建制向资本制转变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时代的精神状态。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繁多，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透视各种哲学的阶级实质。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指出：把数理逻辑、物理学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的皮尔斯实用主义，反映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适应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加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宣传的需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表达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却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团的思想家；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在唯心主义本质方面是一致的，因此，两者都属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众所周知，新托马斯主义宣扬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即新经院哲学，同样是现代资产阶级骗取被剥削阶级就范的工具。总之，西方哲学殿堂的钟声，如若危及资本主义政治，它是绝对不会敲响的。当然，不能否认，现代西方哲学，在某些问题上有合理因素，它对某些问题的结论虽然不正确，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却有一定意义。

借助形象比喻，可以加深对抽象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把哲学舆论比喻为锣声，政治召唤比喻为鼓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锣与鼓的关系；鼓点带动锣声，锣声配合鼓点。如果说，文艺舞台上的锣鼓是相互为用、相互配合的话，那么，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与政治也是相互为用的，哲学是从属于政治的；生活的锣鼓就是这样。“超脱”论者对思想史上的锣鼓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当然，我们既要看到各时代哲学与政治有共同的、一致的地方，又要看到各自的特点。古代，哲学与政治的配合关系是粗野的、富有神秘性质的；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用花言巧语掩饰其阶级的政治倾向，因此具有虚伪性、欺骗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政治的直接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政治，如列宁所说，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人民的大事，无产阶级的大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特征、以及社会作用，都与无产阶级政治有直接联系。“超脱”论不能说服人，最根本一条，就是无视这种不可分的直接联系。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反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直接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实际

经验和革命彻底性。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理论的产生、确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时代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实践主体。无产阶级同自然界作斗争、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需要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而无产阶级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领导伟大的群众斗争实践，自觉地从旧阶级、旧世界观中彻底转变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和概括群众斗争的经验，使之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世界观、方法论，其自觉性直接发源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造就的领袖、导师对群众经验的加工、改造、升华。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① 哲学家们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提示：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历史观，唯物主义哲学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被“开辟出来了”——这条“新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呢？——那就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引起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就会演进到新的阶段，获得新的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容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创立以后，合乎规律地伴随着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的广泛开展和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哲学，总结和概括了俄国无产阶级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经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近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无产阶级群众改造社会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伟大斗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我国，这条“新的发展道路”叫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和发展去说明哲学的发展，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

从哲学理论的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这些特点，直接与无产阶级的本性和彻底革命性相通。“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①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无产阶级就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便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①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43页。